不遺餘力在港推廣崑曲文化

古兆申 崑韻悠悠 香江流長

【文化名家 香江足跡】系列十三

古兆申於上世紀40年代末由內地移居香港，整個成長時期、事業發展時期都在香港度過。他寫詩、寫散文，主編文學雜誌，不遺餘力在香港推廣崑曲文化，堅守的是一份濃厚的中國文化情懷。文學建樹之外，古兆申還是一個不居功的人，世人談及青春版《牡丹亭》，大多會想到白先勇，而白先勇本人就曾形容：「古兆申才是這版《牡丹亭》的『始作俑者』」。

大公報記者 劉毅

談及古兆申在香港的成就，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香港分會主席鄭培凱表示：「古兆申是一個心地善良，而且很單純的詩人。他早期在香港的貢獻，主要是文學創作方面，包括寫現代詩、現代文學等，都在香港有很重要的地位。之後他開始追求中國傳統文化審美境界，特別是在香港推動崑曲藝術的發展，是一個很重要、做了很多努力的推動者。」

創辦文學雜誌《盤古》

不同於其他來香港之前已在內地有一定影響力的南來文人，古兆申在上世紀40年代末，由內地來到香港的時候，年紀很小，「所以，他整個成長時期都是在香港，在香港接受教育，之後在香港開創自己的事業，是本地嶺南文化文脈培養出的香港文學家。」鄭培凱說，「雖然他曾留學法國，但不論是他的現代詩，還是散文作品，都有很濃厚的中國情懷。」

古兆申在香港完成學業，先後取得香港中文大學的學士和碩士，香港大學博士，大學時代開始文學寫作，最早是寫詩，著作有詩集《銅蓮》《古蒼梧詩選》等；後來寫散文寫小說，有《備忘錄》《書想戲夢》等。

1967年，22歲的古兆申與林悅恆、胡菊人等共同創辦雜誌《盤古》，在這個刊物上，他首次以「古蒼梧」之名發表文章。在《盤古》創刊號的《復古思想與盤古精神》一文中，古兆申認為《盤古》應該「反璞歸真」，「文化一如人生，愈年輕創造力愈強，愈年老則反是。所謂復古，應該是使文化返老還童，回到豐盛的幼年時代，是以道家的『反璞歸真』，最足代表復古的真精神。」

帶港人看崑劇遊江南

《盤古》作為一本文學刊物，引導了上世紀70年代的香港青年學生寫作風潮，倡導從真實的生活出發創作作品。雜誌一直辦到上世紀70年代末，1978年《盤古》停刊，次年，原《盤古》雜誌的班底創辦了另一本雜誌《八方》，古兆申出任執行編輯。上世紀80年代中，古兆申曾任香港《大公報·中華文化周刊》主編。

從寫詩到主編雜誌，兜兜轉轉，古兆申最愛的是中國文化，上世紀90年代初，他把精力用於推動香港崑曲藝術的發展，也曾為浙江崑劇團、蘇州崑劇院、上海崑劇團改編崑曲劇本。

根據鄭培凱的憶述，「古兆申在香港推動崑曲之前，老一輩人，懂京戲的人多，但香港的崑曲文化很薄弱。」1991年，古兆申、劉楚華等一班熱愛崑曲之人，在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成立「崑劇研究及推廣小組」，開展推廣工作。

自此，古兆申一直活躍在推廣崑曲的第一線，積極參與各種推廣和策劃活動。在他眼中，崑曲是很精緻的藝術，他是在自己可以做的範疇去做。為了令更多香港人了解崑曲藝術，他曾帶領一班香港人去蘇杭「看崑劇，遊江南」。

除卻親力親為推廣崑曲藝術，古兆申也學習崑曲，既學崑笛，也學清唱，學了之後更在家中授徒。因為在他的觀念中，若想傳承這門藝術，必先去了解、研究，才能將其真正地做到保育傳承。

從推廣策劃活動，到身體力行去傳承，古兆申認為這還不夠。「在投身崑曲事業之後，古兆申還對曲律研究產生了濃厚的興趣。」鄭培凱表示。

古兆申曾將明清四位崑曲家的著作重新註釋、編撰出版一套四冊的《崑曲演唱理論叢書》，並與余丹合作，進行英譯，「這套叢書從專家的角度，將崑曲著作翻譯成英文，去展示崑曲的曲律和音樂，在學術上貢獻巨大。」鄭培凱說。

參與策劃青春版《牡丹亭》

20年前，白先勇青春版《牡丹亭》問世，喚起現代觀眾對古老崑曲的重新審視。論及緣起，其實與香港有關，與古兆申有關。當年，鄭培凱在香港城市大學成立中國文化中心，聘任古兆申作為首席導師，引進崑曲示範作為傳統表演藝術的模本。古兆申留意到白先勇在年輕人中的魅力，鄭培凱就請古兆申邀請白先勇來香港講崑曲。古兆申還向白先勇推薦扮相俊美的俞玖林和沈豐英，在白先勇的講座上做示範表演。

在這次之後，白先勇萌生製作青春版《牡丹亭》的念頭，主演正是俞玖林和沈豐英。古兆申也參與策劃和製作。古兆申在參與策劃之前，就曾為浙江崑劇團撰寫過演出兩晚的《牡丹亭》劇本，到杜麗娘回生為止，強調的是愛情與死亡，展示至情可以跨越生死之界。

行至暮年，古兆申也沒有想過退休，與浙江崑劇團合作，將五十三齣《紫釵記》編成十場整本戲，在2016年「中國戲曲節」上演出。

古兆申於2022年辭世，俞玖林悲傷寫道：「2002年，是古老師發現了在昆山周莊古戲台演出的『小蘭花班』，是古老師帶着我們去了香港，白先勇先生才看到了我演的《牡丹亭·驚夢》，才有了青春版，才有了後來的一切一切……願古老師一路走好！」

雖為青春版《牡丹亭》的重要推動人，但古兆申鮮少向世人彰顯自己的功勞，這也正是鄭培凱所說：「古兆申是一個很純粹的人，是一個高風亮節之人，是一個不居功之人。」去年底，香港戲曲中心上演了由邢金沙戲曲傳習社主辦的「紀念古兆申先生——崑曲《牡丹亭》」演出。

改編多部崑曲經典

古兆申在香港推動崑曲發展、研究之外，也改編並創作劇本。

「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。」古兆申曾為浙江京崑藝術劇院改編《牡丹亭》上下本，強調至情可以跨越生死界限，去年在西九戲曲中心上演的「紀念古兆申先生——崑曲《牡丹亭》」，就是古兆申改編的這一版本。

2005年，古兆申為上海崑劇團改編《蝴蝶夢》，他根據清人嚴鑄本改編的台本，以四個演員飾八個角色講述莊子試妻故事，以全新的詮釋手法，融入現代人視角。公演後反應甚佳，各地崑劇團紛紛排演，並曾在美國演出，亦甚受好評。

隨後，古兆申思考為何不能有崑曲版全本《紫釵記》，遂嘗試把崑曲《紫釵記》改成了一個兩晚演出本。劇本完成之後，一直未有劇團排演，後來又把這個本子壓縮為一晚本，亮相2016年「中國戲曲節」開幕演出。他以「紫玉燕釵」為軸，貫穿霍小玉／李益愛情的主題，而人物、情節均依原著，只改動了黃衫客這一人物的設定，「在我的改本裏，我把黃衫客與李益上司劉公濟兩者合為一人。因為《紫釵記》不同於《牡丹亭》的浪漫與超現實，是一齣寫實風格的戲碼，因此人物設定，就要符合當時的歷史情境。」古兆申曾如是說。

古兆申創作作品

燈燼後，雨水便從窗外默默的淌進來，一張臉在微笑不知是你的還是我的一隻手，握着一隻手不知是你的還是我的一具人體，在雨水中緩緩的溶去不知是你的還是我的，一個聲音在說我愛你我愛你。雨歇了，你依然，窗外鳥聲聲。

——《雨夜》

流浪了二十五年，雲終於像木棉那樣一絲絲地散落下來了。我張開手臂，迎接它，像遠方歸來的遊子，我是那父親，年輕的時候，也曾厭倦過山，厭倦過水，厭倦過花草樹木，厭倦過城市和人群，也曾嚮往過悠悠的穹蒼。

——《二十五歲見雪》

這種不動一兵一卒，不佔一寸一分土地的金融帝國主義，其邪惡性較之窮兵黷武、攻城滅國的前輩，不知要大多少倍。金融經濟以刺激消費為破國的動力，因而導致物質大量浪費，環境無休止受污染，對全球物種都造成生存的威脅。有哪一種邪惡，比這種邪惡更可怕呢？

——《天人與古今》

其他傳統詩體都是先有詩後有樂；詞的形成過程卻倒過來，先有樂後有詩。而且詞的音樂主要來自隋唐以來西北方的「胡樂」，也就是現在蒙古、新疆一帶少數民族的音樂。音樂形式的不同，也造成了詩歌形式的變化。

——《溫故知新——宋詞「擬唱」的再探討》

古兆申在港足跡

▲2003年，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之「文化清談」，古兆申（右）與白先勇（中）對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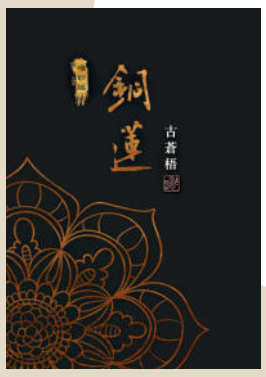
▲青春版《牡丹亭》劇照。

▲1985年3月7日，古兆申主編的《大公報·中華文化周刊》版面。

◀《盤古》雜誌封面。

▶古兆申。

《銅蓮》



從青年時期的浪漫抒情，到中期的感時憂國，再到後來的淡雅素淨，古兆申一直堅持詩言志的傳統，精於經營作品的空間結構，歷來備受讚譽，詩作儼然已成香港新詩經典。這本詩集收錄的詩作，體現作者對中國古典詩詞中空間意識的傳承和發揚。

《天人與古今》

全書分為三輯。第一輯「詩言志」，以詩作的形式介入社會、政治問題。第二輯「不誕生於水 誕生於火」，收錄的文章時間跨度很大，涉及探討保釣運動、香港回歸等主題。第三輯「天人與古今」，寄託古兆申晚年對世界大局，尤其是對人類前途的關注和思考，是他一生最為成熟的見解。

《繞樑之美——曲唱的理論與實踐》

這本書是古兆申與陳春苗合作，整理崑曲演唱的傳承和發展，並結合個人習曲的體會，以梳理古人演唱的經驗與理論，為的是令現代的曲唱者提供一個更廣闊的思考空間。全書第一部分記錄作者閱讀、思考、探討曲唱理論一些心得；第二部分與多位崑曲名家深入討論習唱的過程與體驗，為崑曲曲唱保留珍貴的實踐材料。

責任編輯：邵靜怡 美術編輯：徐家寶